

JEAN ECHENOZ

让·艾什诺兹



出征马来亚

赵家鹤 译

CTS 湖南文艺出版社

让·艾什诺兹

出征马来亚

赵家鹤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出征马来亚/(法)让·艾什诺兹(Jean Echenoz)著;赵家鹤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7.11

(艾什诺兹作品集;3)

ISBN 978-7-5404-8370-8

I.①出… II.①让…②赵… III.①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75452号

外版图书登记号:图字 18-2017-211

出征马来亚

CHUZHENG MALAIYA

著 者:让·艾什诺兹

译 者:赵家鹤

出 版 人:曾赛丰

责任编辑:唐 明 冯 博

特邀编辑:潘文柱 陈美洁

装帧设计:CANTONBON

出版发行: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410014)

网 址:www.hnwy.net

印 刷: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mm×1092mm 1/32

印 张:9.5

字 数:152千字

版 次:2017年11月第1版

印 次: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04-8370-8

定 价:40.00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出征马来亚

让·艾什诺兹

出征马来亚

赵家鹤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JEAN ECHENOZ

L'ÉQUIPÉE MALAISE

© 1986 by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根据午夜出版社 1986 年法文版翻译
并获中文版出版授权

三十年前，两个男人曾爱过妮可·费雪。

她更喜欢的那个陌生人，职业歼击机驾驶员，来不及娶她就从他的螺旋样机内弹了出去，在五月的正午毁于上索恩省的上空。三个月后，有着金发和教名朱斯蒂娜的那个女婴，那个他创造的孩子最终随了她母亲的姓。后者，孝服刚除，女儿降生，起了再考察一下她以前的求婚者的念头，让-弗朗索瓦·蓬斯和夏尔·蓬迪亚克，她希望了解没有她时他们在干什么。但她的打听一无所获：他们曾如此爱她，以至当妮可在一天晚上，在彼尔菲的平台上，激动地向他们指出那个飞行员的存在时，他们明白自己的一生完了。蓬斯和蓬迪亚克先是彼此疏远，继而远离外部世界，他们的名字如今已在电话簿上缺席，甚至对他们的记忆几

乎都丧失了。

夏尔·蓬迪亚克第一个消失在地下，没有通知任何人。人们相信他死了，而且两年里越来越少人提起他。让-弗朗索瓦·蓬斯，这一位，只将他的离开告诉了他妹妹，一位被某个叫贝尔纳·贝格芒的男人遗弃的仍相当年轻的母亲，他刚辨认出那个孩子，接着从飞驰的火车车窗喊道给他取名保尔·J。蓬斯对她作了庄重简短的告别，把一只手放在年幼的保尔·J已经发育成熟的头上，然后被飞机送往他毫不熟悉的东南亚。

对缅甸、暹罗，除了一个大公园别无概念，除了单调的绿色别无印象，蓬斯在此立足需要非常努力和专心致志而这正如他所希望的在扼杀过去。他学习别的语言，因而以别的方式思考，这些转变耗尽了他的积蓄。一旦他的财产用完他就得设法谋生，领事馆的一个人对他说了在仰光的某个叫布拉松的人。戴了顶布帽的布拉松边思考边啃着帽边。在马来亚会有这样的职位要人继任，或许，在某个年老的欧洲种植园主死了之后。在说这件事时，布拉松用右手的食指在摊开的左手掌上比画着，就像在画着他说的话。

离马来亚海岸不远，朝东方向，一个三叶橡胶树种植园重新面临自找出路的境地，它的

在图尔出生的业主刚在怡保的医院里去世。这份遗产引发了一些诉讼，一些延伸的诉讼案件，那些法律界人士处于不得不招聘一名临时代理人的境地；一名讲法语的求职者将减轻他们的负担。让-弗朗索瓦·蓬斯，他年轻时当过印刷厂厂主的经历提供了一切可靠保证，他立刻被聘用了。布拉松数过了他掌心里的酬金后，建议以八个月分期付款。

八个多月以来，蓬斯疲乏透了，一大早调配农工班组，午休最热时检查账目，夜晚在布依苏的《三叶橡胶树种植者手册》的字里行间度过。很快他同农民们成为知己，他们见他总是像他们一样播种、施肥、移植幼枝和嫁接苗木，黎明时给树木放汁，并把树汁运到脚旁点缀着木棉的池塘边上的那个种植园小工厂，他的马来语已说得很好，开始跟那些工头学中国话，他从不滥用他的代理人身份。他分享着乡下面条、乡下床铺；人家给了他，在邻近的一个种植园里，两个孩子，他乐意抚养他们。他善于赢得人心。

新生活的完美，转变得如此之好，是否将包括采用一个新的名字？譬如说富有想象力的蓬斯曾喜欢让人叫他蒂昂，体验当地贵族的那种头衔，但那些雇员似乎犹疑不决。杜克，一天晚上他想着。杜克，也许。相当响亮犹如一

种有名的葡萄酒的名字，这个称呼被较好地接受了。杜克，杜克·蓬斯，那些快乐地同意了这一天真的怪念头的乡下人微笑着。这个怪念头很快付诸了实施。不多久蓬斯成了蓬斯公爵^①，以这一头衔直至被那些吉隆坡的银行家、新加坡的生意人所熟悉，他跟他们生意越谈越多，越谈越好。因为从1967年起，那个种植园重又恢复了已被遗忘的昌盛，甚至以每年每公顷生产一吨多橡胶超过了从前。

自然，它的继承者们，对休战或妥协都无法取得一致，冻结了这一争端使得只有在其中的某一方死了后才能得到解决。多年之后获得利益的是一位吕斯·儒凡夫人，一位水务工程师的妻子。某年十一月2日在宽塘，吕斯·儒凡和雷蒙·儒凡蹒跚地从马来亚航空系统的一架337里出来。他们神态疲乏，因立刻被东北季风浇得透湿而泄气。在空气陷坑中的吕斯喝了过多的免税饮料。从早上以来，风就以舀出中国海的海水、舀干在半岛的这一部分为乐，天空不再费神将自己切割成水滴而是松散为热而潮湿的波浪不断地在那些聚集于飞机场前的出租汽车的薄钢板上大规模地发展，遮掩着汽车司机的合唱团。

^① “杜克”和“公爵”在法语中为同一词。

蓬斯挛缩着，躲在那辆吉普车里。在两次不愉快的误认之后，他立即认出儒凡夫妇但却是他们向他走来。儒凡，没有肩膀，脑袋的右侧留着一条头路，动辄在一只暗淡的眼睛上扬起眉毛，和吕斯一样，他穿着 40 码的鞋子。雨突然停了，吕斯·儒凡发觉热便又开始喝起来，酒精几乎立刻像汗液一样排出。在去种植园的路上儒凡在讨论中显得过于迟钝，而蓬斯对未来想得太多。从甘邦出来后，一些野兔猛穿过公路，吕斯对此大为吃惊，她本来更喜欢看见更不熟悉的其他野兽，她有点感到失望，尽管从另一方面说这些野兔令人放心；她试图在后座上睡着之前表达这一切。

因过久从事水的研究，儒凡很快明白要适应橡胶并非易事——而蓬斯，若无其事地，就更不努力说清，以至那些事显得不太好懂。一天晚上，吃过了这对夫妇难以适应的面条后，儒凡建议他在一个不确定的期限内保留他的技术职权。他本人，在最初阶段，将熟悉那些账目、那些订货和人事管理，在默兹省，居里冈家族一次调换，把这个职位托付给了他。蓬斯接受了：摆脱了这么多，他可以把他的余暇放在研究天体上，再说他对那些传统的观察更感兴趣。但更主要的是，对时间的这种灵活运用可以让他拟定有关除掉这对愚蠢的儒凡夫妇的

计划，他们正在威胁着他未来生活的中间阶段。蓬斯太爱他这第二次的生活，现在几乎已跟那第一次一样的长，他能够保卫它，对他的公爵特权将什么都不放弃。儒凡天真地信任他，蓬斯也明白自己能依靠那些乡下人的支持。他将显示一种两面手法。首先他将在短期内表示一些让步。

那些面条对儒凡夫妇来说，并非永远如此。每星期两次，在胃部抗议的背景下，蓬斯着手对他们灌输三叶橡胶树培植的重大原则。但是当他又一次说起了布依苏的那些建议，概括了法国橡胶研究院的那些主题，提醒了米什兰种植园的那些革新之后，他的教学开始扭曲了。一边用他的技术难词迷糊儒凡的眼睛，一边对吕斯即兴讲起马来树胶的空气，表面上毫无逻辑上的不足，他立即论证强化工作条件的极其必要性。违反劳动者利益的，几项关于工资、作息时间表、奖金和休假、处分的建议随之提出。很好，儒凡说，如果这是您的观点。如果是您这么说，我一点都无异议。明天跟他们谈这些事。应该是您说，蓬斯提请注意，老板是您。您是老板，您是强者。很好，儒凡说。

第三天理所当然地，蓬斯公爵在那一排排小灌木中间大声地对隔天由水务工程师宣布的